

·江南文化拾萃·

醉里吴音相媚好

□陆阳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这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清平乐·村居》中的一段文字。吴音，即吴方言，无锡方言自然包括在内。

在汉语各大方言中，使用吴方言的人口仅次于北方方言，这是很古老的方言。汉代扬雄《方言》和许慎《说文解字》，就指出了吴方言与中原方言有不同之处。最迟在唐朝之时，又出现了“吴依”的说法。刘禹锡《福先寺雪中酬别乐天》就有“才子从今一分散，便将诗咏向吴依”之句。元朝高德基撰文记下了吴地这样的趣事：“夜晚之间，闭门之后，有人扣门，主人问曰：‘谁依？’外面答曰：‘我依。’主人不知何人，开门视之，认其人矣，乃曰：‘却是你依。’人遂名为‘三依之地’。”到明代，现代吴方言的基本面貌业已形成，冯梦龙辑录的山歌和小说、沈宠绥的《度曲须知》的内容，已很接近今日的吴方言。

吴方言的特点是“软”“柔”“甜”“温”“糯”，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软”，尤其是女孩子说来更为婉转动听，一波三折，珠圆玉润，即使话已讲完，似仍有余音袅袅之感。

无锡方言虽不如苏州方言“软糯”，但总体上也呈现出上述特点。一代语言奇才赵元任先生以具有“录音机的耳朵”闻世，一生会讲33种汉

语方言和英、法、日、德等多种外语。他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吸收民间音乐语言，讲究歌词、字音、语调与旋律音调相一致，使曲调既富于韵味，又十分口语化。1922年由他谱曲的《卖布谣》，就是在无锡方言音调基础上以五声音阶为主创作的。1981年夏天，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次座谈会上，88岁高龄的他还即席用无锡方言演唱了这首《卖布谣》。吴音这种骨子里特别适合演唱的特点，从很早的时代就被人们发现了。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就有吴地各种柔美的爱情小调；到了明末清初，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更是刻意强调：“选女乐者，必自吴门。”脱胎于吴方言、如今尚存的曲艺艺术，有昆曲、评弹、吴歌以及沪剧、越剧和锡剧等地方戏曲。

锡剧，早期称为滩簧，发端于古老的吴歌，萌芽于清代中期，起于锡东羊尖、严家桥一带太湖沿岸的农村。严格来讲，当时它还只是江浙地区说唱艺术的一大支流，由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劳动之余自娱说唱，曲调基本上是上下句的板式变化体结构，后经衍变渐渐出现了有角色和简单情节的对子戏。同时又出现了为数不多的职业艺人，出现收徒教唱的师承关系，逐渐形成了锡帮、常帮、苏帮等帮班，活跃于所在地域的水

乡村镇。此时的滩簧，传播地域虽然扩大，但以吴音为母语的无锡腔调基本未变。

晚清民初，滩簧进入上海，进沪的第一人是袁仁仪。1908年，他孤身一人进入上海搵地卖唱。此时，他结识了工商业者黄楚九。黄楚九创建大世界戏院后，邀请袁仁仪登楼演唱。1920年新春，袁仁仪邀数人结成戏班，挂牌“无锡班·苏锡新戏”，着简易清装于天外天游乐场演唱；次年改班名为“无锡滩簧·龙凤班”，移至大世界游乐场演出。滩簧由此从“对子戏”推进到同台演出的“同场戏”阶段，同时根据本编排演出的《珍珠塔》也在此时推出，一时轰动申江。当时在上海的京剧大师梅兰芳与著名戏剧家田汉都曾慕名到“大世界”观看演出，并到后台与袁仁仪等人相见，赠言“无锡滩簧在上海有前途”。1927年，袁仁仪与常州滩簧名家周甫艺班于先施乐园合作演出，更名为“常锡文戏”。上海的胜利唱机公司特地灌制了《珍珠塔·赠塔》和《林子文·陆素珍探监》，成为锡剧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唱片。

1935年，江苏省主政当局以“淫戏”之名禁演滩簧，结果遭致观众和各大戏院的强烈反弹。迫于舆论压力，当局成立“无锡文戏改进委员会”，聘请一批戏曲专业人士对剧种

进行了一些艺术改良。后几大戏院联合以“无锡文戏”之名公演剧目。滩簧从此进入到“文戏”阶段，也为后来的锡剧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20世纪50年代，是锡剧蓬勃发展的时期，其影响已遍及江苏、上海、浙江和安徽等地，正式名为“常锡剧”，锡剧是其简称。1954年在上海举行的戏曲会演中，锡剧、越剧、黄梅戏并列“华东三大剧种”。1959年6月，无锡锡剧院到北京演出，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珍珠塔》。锡剧《珍珠塔》《红花曲》《孟丽君》，先后被拍成电影，在海内外放映。

锡剧是一个长于抒情、具有江南水乡情调和特色的戏曲剧种，其唱腔以无锡方言为基础，曲调优美、完整柔和、流畅轻快，行腔若太湖流水，散发出江南泥土的芬芳。

在那些色彩并不怎么丰富的年代，锡剧曾经是江南百姓眼中一抹明媚的颜色，人们为多情的吴依软语所倾倒，被灵动的水袖轻舞所感动。那些传唱了一遍又一遍的剧目，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唱词，化作了寻常生活里的锦绣篇章，时至今日仍然散发出勾魂摄魄的美。“醉里吴音相媚好”，锡剧这一从吴方言生发出的艺术，就是在这样的激情中晕染了无数动人的时光。

·世相·

江南的“走做”

□吴翼民

钟点工，江南吴地从前称为“走做”。这称谓其实是很形象的，走走做做，是不住宿的保姆，也有时间段的，早晨、上午、下午，还有再分得更细的，计时计件的都有，比方洗一条被子或拖一间地板合多少酬金、包月刷马桶或出灶灰合多少酬金。一个走做通常揽数人家人的家务，无非是打扫卫生、洗衣洗菜，还有刷马桶、出灶灰的。

从前家家户户的旧式土灶，稻草灰须天天出清，否则灶膛壅塞，就不发火，影响烧饭炒菜，还弄得烟雾弥漫。也有走做专门包揽一条巷子各家各户的刷马桶或出灶灰的活儿，分工专一，收费相对低些，这类“规模经营”，彼此都很实惠。

从前我的老家常年都请走做的，刷马桶、出灶灰须请，另外有些重头活也须请走做帮助的，当然，对于老一辈说来还有一种别样的情结，譬如我祖母，她会常常回忆起老底子家境阔绰时家里专门雇人的气派，后来家道中落，佣人是雇不起了，雇个把走做聊作安慰罢了。按她老人家所言，是“破阳伞，好骨子”，帮佣不可不雇，即使佣的只是走做，老一辈也要由此体味体味做主人的风光，那就是逢时逢节对走做必定要有所赏赐，或者说是馈赠吧，如清明团子、端午粽、重阳糕、冬至酒之类，尤其是过大年夜光，走做除了能得到双倍的酬金，还有专门的年夜饭。

送给走做的年夜饭是很丰盛的，那就是家庭的祭祖仪式上专门祭奠历代亡故佣人的看

饷。那时的家祭仪式有专门为历代亡故佣人设的一小桌祝饗祭饷，既有菜肴还有酒水和果品，也像模像样焚香点灶以行跪拜。长辈们依次跪拜，让我等孩子也依次跪拜，用意不仅在于让我们记住从前的佣人，更让我们记住我们家从前是有佣人的，别忘了发奋努力、光宗耀祖啊！

记得从前我家佣过的一位走做叫“妹妹娘”（生有两个女儿“大妹妹”和“小妹妹”，故而称其为“妹妹娘”），是附近一座小道观道士的妻子，小道观生意清淡，她家便生计窘迫，她便揽活做走做了，五十上下年纪，模样儿清爽，手脚勤快，做活很是麻利，因患鼻头（严重鼻炎）之缺陷而不善言谈，话说得少，也没人向她攀谈，做活便更加出力。她是一位很出色的走做，虽不善言谈，但在我家的祭祖仪式上却总能非常真诚地诉说一番，像是年终的“述职报告”，她说得很累，我们听着也累，末了会感激涕零说自己去世以后也会得到这样的祭祀，真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当然，前世和来世都是虚无缥缈的，眼前最实际的利好是祭祀毕，桌上的一切都由她拎回去了，满满当当的一篮呢。这样的场景终于随着我家家境的进一步拮据和食品供应的匮乏而渐渐消逝。即便当初，我们看到“妹妹娘”千恩万谢拎走的一篮食物，心里也有说不出的味儿，因为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宽裕啊。然而这在当初，是我们家代代相传的规矩。

·村庄笔记·

耜螭螺，看亮月

□杨文集

点菜时，听服务员报“红烧螭螺”，感觉有点别扭。知道这是汉语规范叫法，但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反过来喊“螭螺”的。就像月亮，我的家乡都喊亮月。汉语有了籍贯，那就是方言。方言的性格，有点不讲道理的随和，无论你是否听得懂，语言区的人听得懂就好了。这很符合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也不妨说是一种乡村自信。

耜螭螺，看亮月，方言土话，生动而迷人，与我的少年时代有着极为原始的勾连，是我暑假生活的两朵“浪花”。一朵是物质的，满足口腹；一朵是精神的，补充想象。

盛夏时节，螭螺大多在河浜底里“乘凉”。每天午睡过后，父亲捧着长杆耜网，拎着铅桶出门，我戴着草帽，跟着走到河岸耜螭螺。父亲在河岸上把耜网沉到河底，再连同长杆慢慢推回河中，几个来回后，把网抄上岸来，把里面的螭螺倒在地上，让我把大的拣入桶里，小的扔回河浜。有时，实在闷热难熬，父亲就下河从河中倒向河边推，我在树荫底下看着他。也能看到男孩们拿只脸盆跳入河中，将河滩土石缝里的螭螺一把一把摸出来放入脸盆，在河岸边的水草里摸螭螺，还可以摸到河蚌或鲫鱼。这种自娱自乐的徒手“摸螭螺”真让我羡慕，谁叫我是女孩子呢，只会蹲在岸上挑拣大人捞上来的螭螺，把小螭螺和水草石块扔回河里，大螭螺则放进铅桶拎回家。

看亮月的乐趣无与伦比，无论是“一钩新月天如水”还是“十分圆月湿银盆”，眼之所见即为心底所映。孩童的梦里总有一把梯子伸向亮月。亮月是夜晚的主宰，笼罩着我抚摸着，月光下的草垛、水井、葡萄架、收音机、阿奶的蒲扇、阿公的故事，辽阔的陶醉……单调的童年生活因为有了这轮亮月，就有了诗境、幻想和美，让我的思绪抵达亮月也不曾抵达的秘密。

而今人夜满眼灯火辉煌，热闹得过了点，我在夜里看不到亮月了。我的怀旧又开始了，那一枚七十年代的亮月从记忆的一枚口升起来——大地清白，心灵澄澈。

投稿邮箱：wxrbfukan@163.com



太平戏水 了尘 摄

·梁溪旧闻·

惠山南麓说精舍

□陈永跃

惠山西南麓有一道观，名为宋帝庙。这是俗谓，道教祀神的祠庙，通常称之为观，或者叫楼观。观内古木参天，旧有的青石浮雕，是挥之不去的历史沧桑。

检《四库全书·无锡县志·山川卷二》，知此观本为悟空精舍。县志云：“（惠）山下有精舍曰悟空，宋宗姓若岩之小隐，长松茂林，深荫蓊郁，可以游处。有轩曰‘玩云’，当惠山西来第七峰之下，朝晖夕阴，宛若图画，方外张伯雨及往之士皆有留题。山西有涧曰回龙涧，其水从山之西，循山而北转龙尾，东流注于河。”

赵若岩，张伯雨俱为元朝归隐山林的名士，读其诗文，可知此观当时之盛。张雨（字伯雨）在《题赵蒙山（赵若岩字蒙山）悟空精舍》云：“濯濯嘉树色，肃肃紫殿阴。崇冈既延眺，寒泉复洗心。节物士女繁，而我得孤吟。杖者足易跋，移舟指烟林。庞公岂无家？鱼鸟不厌深。适辨芳春月，就子碧山岑。”

精舍之名始于东汉，本为书舍、书斋的称谓。《后汉书·党锢列传·刘淑》中说：“刘淑少年学明《五经》后，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州郡礼请，五府连辟，并不就。汉桓帝时，赴洛阳，对策天下第一，拜

议郎。”另该书《儒林传·包咸传》亦有时人建“精舍”教授学生的记载。“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今镇江境）人也。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王莽末，去归乡里，于东海（今山东郯县境）为赤眉所得，遂见拘执。十余日，（包）咸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光武即位，乃归乡里。太守黄盖署户曹史，欲召（包）咸授其子，（包）咸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说遂遣子师之。”根据郭沫若先生的看法，东汉时候，私人传经的事业很旺盛，有些学者设立“精舍”，先后记载的学生达一万余人。有的人往往从几千里外到那里求学，此可见当时学子闻道之心的真诚迫切，亦可见当时社会对文化的尊崇。

江南吴地，立精舍之盛古已有之，不过，较之在精舍讲授经世致用儒学，则转而别为道士、僧人修禅居住的地方。此或为魏晋之际世乱民恐，佛、道兴盛的缘故。《江表传》载：“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故而宋朝吴曾在《能改斋语录·辨误》中说：“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

谓之精舍。”

上有倡导，所有崇奉，移风易俗非论者能及。《唐书·百官志》说：“崇玄署，掌京都诸亲名数，与道士帐籍，斋醮之事。”又说：“开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冠隶宗正寺。”此是李唐王朝直接视道士为其宗室。又说：“崇玄学曰崇贤馆，博士曰学士，助教曰直学士，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曰道德博士。未几而罢。”以政府宰相领导道观，唐朝开宋朝之先。唐《六典》卷四则云：“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观设主一人，上座一人，监斋一人，共纲统众事。而道士修行有三号，其一曰法师，其二曰威仪师，其三曰律师，其德高思精谓之炼师。”

惠山南麓宋帝庙既宗以赵姓，实亦渊源有自。宋代尊奉道教，以宋真宗、徽宗为盛。许地山先生说：“宋本赵氏，不能以老子为祖，乃别造一道教之神，呼曰赵玄朗，而改太上玄元皇帝为太上混元皇帝，改玄文宣王（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以避赵玄朗之讳。”《宋史·礼志七》载，大中祥符（真宗年号）元年，赵恒对大臣们说：“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刚准备就寝，忽然室内光耀，见神人星冠绛衣，

告诉我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篆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悚然起对，已复无见。”赵恒此梦实因咸平六年“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余。”这一反常的天象让赵恒谨慎诚恐。谁又无惧于天命呢？所以赵恒后来又下旨意说：“朕梦先降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宋史·礼志》又云：“上玉皇大帝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帝。”我们今天常讲的玉皇大帝的俗称就是由此而来。宋朝崇道教也因此而来。宋亡元兴，赵若岩贵为赵宋皇亲，其立悟空精舍，即今荣巷后郑巷大池路边宋帝庙，并归隐山林崇奉道教，这既是承续赵室传统，又是保持志节不作两朝之臣。小隐在野、中隐在市、大隐在朝，赵若岩虽在在山林，但其心中所系，仍为天下家国，尘世人群。其作诗云：“山空行迹少，地迥落花多。草长迷香涧，松高挂女萝。林深猿鸟下，径静鹿麋过。春事今云暮，其如怀抱何？”一个人所处时代的时间与空间既然无法选择，那么唯有以改变自己，来改变自己的周遭。赵若岩所在山林内外，何尝不是其心之内呢？